

04986

張隱菴葉天士
本草經註

陳修園

輟城

R281.3

19-3

葉天士張隱菴
陳脩園三先生原本

神農本草經合註

後附徐靈胎先生百種錄

民國九年春上海

錦章圖書局印行

神農本草經三註暨徐靈胎註重訂序

羣言淆亂析衷於聖自仲景以神農軒岐為宗神明變化號稱醫聖洵後世之師哉今之業醫者按方治病終始順舊置仲景之書而不用用之或又苦於難效豈真古方之不可療今疾與亦由襲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髓也夫五運六氣升降出入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於難極者也而其旨莫詳於神農本草經靈樞素問大以二書之古奧讀者母望洋而阻若靈樞素問得張隱庵註已快經心兼以傷寒金匱更得陳脩園註與隱庵相為表裡俱發明靈樞之意較之諸家頗為精確其於五運六氣升降出入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已快摘無餘矣獨神農本草經無註末由達其所以然今春資州孝廉易義臣先生自京都攜回本草經三註展閱一過歎觀止矣然序中猶以不獲靈胎註為惜適檢笥中得之因並刊以廣其傳學者由註而熟讀聖經精究於語言文字之中神悟乎語言文字之外不離乎法而猶不拘於法以仲景之書治傷寒而神者觸類引伸由寒氣而悟及對面旁面即以此推治百病亦無不效然而上智益助傷寒而外於六氣分辨明晰者首推吳鞠通溫病條辨葉天士臨證指南是皆由熟讀本經而出之者也唯能變通盡利而又參之諸家以廣其識以啟其機庶於臨證之餘計出萬全立於不敗之地故因時變化泛應有曲當之方然後歎聖人之道精大神奇而俗本之無足取也自今本草經行而群言得所折衷矣

序

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已人稟天地之氣以生五藏六府各具陰陽焉天地之陰陽不能無偏勝之時即人之陰陽亦不能無偏勝之時偏於陰則陰病偏於陽則陽病而治陰陽偏勝之病者因以本草蟲魚獸金石之或溫或涼或寒或熱或燥或濕或升或降各具一陰陽偏勝之氣者治之彼偏勝者不終於偏勝而人身之病自已然則物性之陰陽辨之誠不可不亟也余於軒岐之書素未究心偶讀稽叔夜養生論言立令人重榆令人昏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柳子厚服食書亦有附子八角甘遂赤膚之說乃知古人致知格物於方書藥性未嘗不留心考核而因有忘於本草一書大本草傳自神農漢張仲景華元化之徒從而論著之晉陶宏景又從而附益之唐宋以後諸家遞相祖述互有發明至勝國李時珍作綱目於是集本草之大成矣其闡發藥性以暢炎皇之旨者功固不少而傳歷既久亦不免習焉不察之弊如細辛氣味辛溫辛則能散溫則能通而宋元祐陳承乃謂用過一錢氣閉不通而死試思芳香之品豈能閉氣其錄顯然又如肉桂本經氣味但曰辛溫且曰無毒而近世醫流輒與附子比例以為大熱大毒悖違經旨用安得當竊云物性之陰陽與入相通故可以治五藏六府之病苟違其性施治必乖余榮所疑而未得與當世精通醫理窮究無情之士一相證實也臨汾郭小陶以所集三註寄陳石士學使學使以示余余受而讀之則首別氣味次辨陰陽一依之經為

主而於俗師粗工耳食傳謠之說不憚反復詳論以糾正其失本經所略者則據仲祖傷寒論方中所用疏攷而引證之而以知芍藥無酸收之性貝母非治痰之味柴胡非少陽經主藥梔子非可以參冬不當去心不辨氣味蓋施炮製皆足害人醫之為道洵非深明乎五運六氣相為負勝而於草木蟲魚數金石負陰抱陽各異之性不失毫釐有未可輕以處方論劑者郭子成此書固非獨桐雷之僚佐抑亦神農氏之功臣也挽回造化拯救天札其在斯乎攷神農本草經為三墳之一漢乎帝時雖徵通本草者頭京師而書尚未出至隋經籍志始有神農本草經三卷與今分上中下三品者相合故後人有疑為張華所附託者然仲景元化皆神明乎陰陽氣化之原即其所託不猶愈於迷昧物理錯逆藥性以自誤人者乎今郭子集三家註以發明本經之用簡要深切讀是書而貫通之庶可躋斯民於仁壽也夫

序

元和陸我序

醫之用藥如將之用兵將不知兵何以制勝醫不知藥何以奏效今所傳神農本草經不知果出炎帝與否而要為本草書之最古者自李時珍本草綱目行而醫之能讀本經者鮮矣讀本經而能究其精微之蘊者為尤鮮始焉毫厘之差終致謬以千里而猶不自知其流弊可勝數耶予門人臨汾郭生以本草所集三家註視予茂苑陸君方山既序之矣然予不可以無言也予不知醫而以儒者之學言之則可予素問難經傷寒論諸書譬如儒者之言義理也神農本草經譬則儒者之言訓詁攷訂必先從事於爾雅說文而為醫者顧可置神農本草經於不問與今觀郭生小陶所集三家註皆能貫通張仲景華元化陶貞白諸賢之旨而抉發其所以然之精意俾傳者不誤於後人之臆說其為功於生人之術非細故也予聞徐靈胎亦有本經註未之見也小陶能訪而補刻之斯其為世所必不可少之書矣

新城陳用光序

重校本草三家合註序

嘗聞范文正公云不為良相須為良醫言哉是言也予味其言而慕其志亦嘗喟然嘆曰吾人斗室潛修不能校訂十三經為孔聖而立言亦校訂一醫書庶幾登斯民于壽域若神農本草一書乃吾家之藏本也前經張隱庵葉天士陳修園三先生註解發明本草之精微較之諸家尤為確切其於五運六氣升降出入經絡藏府陰陽會通之處已抉摘無餘矣而先我而集校者則有郭小陶袁春源李小學王君集前賢之真旨使群言得所折衷存濟世之苦心俾後學瞭如指掌乃駕駘下乘焉能望步後塵亦不過因坊間梓刻魯魚亥豕錯錯頗多故特校閱再三反覆詳究以正其訛知差以毫厘謬以千里其為害也較他書為尤甚今世之閱是書者不至誤於臆說有似是而非之患耳如謂吾校此書為欲挽回造化拯救天札為桐雷之僚佐神農之功臣也則吾豈敢乎

本草古今論

徐靈胎

本草之始。昉於神農。藥止三百六十品。此乃開天之聖人。與天地為一體。實能造化之精。窮萬物之理。字字精確。非若後人推測而知之者。故對症施治。其應如響。仲景諸方之藥。悉本此書。藥品不多。而神明速品。試而有效。醫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書。至李時珍而為七百二十品。後世日增一日。凡華夷之奇草。偽原其生。產集諸家之說。而本草更大備。此藥味由少增。益唐慎微證類本草為綱目。同辨其真。其所治之病。益廣。然皆不若神農本草之純正真確。故宋人有云。用神農之品。無不效。而宏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後世所增之藥。則尤有不足憑者。至其註釋。大半皆視古方。用此藥醫某病。則增注之。古方治某病。其藥不止一品。而誤以方中此藥為專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推測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實非此藥之功。而強著其效者。種種難信。至張潔古李東垣輩。以某藥專派入某經。則更穿鑿矣。其詳在治病。不必分經絡藏府篇。故論本草。必以神農為本。而他說則必審擇而從之。更必驗之於病。而後信。又必考古人方中所曾用者。乃可採取。餘則止可於單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後世所增之奇方。或出於深山窮谷。或出於殊方異域。前世所未曾有者。後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具氣之所鍾。造物之機。久而愈淺。能治一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識之。以廣見聞。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治病不必分經絡藏府篇。出徐氏六種。

徐靈胎先生傳

袁枚

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天子訪海內名醫。大司寇秦公首荐吳江徐靈胎。天子召入都。命視蔣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上嘉其有朴誠。欲留在京師。効力先生乞歸。回里。上許之。十年。上以中貴人有疾。再召入都。先生已九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子熾。載櫛舫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天子惋惜之。賜帑金。命熾扶櫛以歸。嗚呼。先生以吳下一諸生。兩蒙聖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連駕。聞者皆驚。且羨以為希世之榮。余舊史官也。與先生有撫摩之好。急思求其奇方異術。嘗書之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倉卒不可得。今秋訪熾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略。又訪諸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為之立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年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康熙十八年。鴻詞翰林。纂修明史。先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贏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識。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惶心駭。帖帖尊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屢進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眩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為

雷震絕頂之紅人又為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靈應散也白虎者余所投人參白虎湯也共驚以為神張雨村先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粉糝其體裹以絹置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痺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褥道強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呼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為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開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葶藶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技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惠公未遇時珍脉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額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為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上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於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上省工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府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之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人開常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洄溪矮屋百椽有書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太湖奇峰繡羅布列如妃孫拱持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源流等書凡六種其中剔除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明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子熾字榆村儻蕩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徐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贊曰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行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藝精技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莫忘粟之造修與梁見義必為是據於德而後游於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神鬼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挽舟直詣洄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斧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其難泰為歡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九而別故人李黃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求此一見費黃金十笏矣其為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平素意合故采其朝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凡例

一錄此百種原以辨明藥性開發表蘊使讀者深識其所以然因此悟彼方藥不致誤用非備品以便查閱也覽者勿以不載常用之藥為疑

一諸藥有獨具之性者則用詳解其兼長可互見者俱不重出推類自明。

一此解亦間有與前人相同者但彼祇釋其當然而未推測其所以然知所當然則用古人之方能不失古人之意知其所以然則方可自製而亦能合古人製方之意也故此解皆著其所以然之故而後近易曉者則略焉。

一所解諸藥乃就市中所有審形辨味以合經義至古今土產各殊或有尚非正義與尚有遺義者則俟知者正之。

一諸藥有所出地名雖以後漢時郡縣陶隱居疑為仲景元化等所記是本經所載已不皆神農以來所產之地矣今之所產又大半非漢時所產之地欲盡考其實固無從也故不復列而解之。

一本經所載一名甚多因無可解故亦不列。

一品第乃字樣俱依明重刻宋大觀刊唐慎微本所載白字本經考陶隱居本草有朱書墨書之別朱書為神農本經墨書為名醫別錄開寶間重定印本於本經易朱書為白字大觀本遭之雖未必無傳訛而取其近古猶勝於近刻也。

一詳解止此百種餘亦頗有略為解者以資人者淺一概不存。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目次

上品

- | | | | |
|-----|-----|-----|-----|
| 丹砂 | 雲母 | 石鍾乳 | 礬石 |
| 朴硝 | 滑石 | 禹餘糧 | 紫石英 |
| 五石脂 | 扁青 | 萆薢 | 菊花 |
| 人參 | 甘草 | 乾地黄 | 木 |
| 菟絲子 | 牛膝 | 柴胡 | 麥門冬 |
| 車前子 | 木香 | 薏苡仁 | 澤瀉 |
| 遠志 | 龍膽 | 細辛 | 石斛 |
| 蓍實 | 黃連 | 黃耆 | 肉蓯蓉 |
| 防風 | 續斷 | 決明子 | 丹參 |
| 五味子 | 蛇床子 | 沙參 | 蘭桂 |

松脂

藥木

杜仲

牛黃

石蜜

大棗

中品

石硫黃

乾薑

芍藥

黃芩

澤蘭

鹿茸

白礬露

下品

附子

旋覆花

連翹

槐實

乾漆

髮炭

白膠

桑螵蛸

菊白

水銀

苦參

玄參

狗脊

牡丹

犀角

半夏

藜蘆

夏枯草

柏實

辛夷

龍骨

阿膠

鵝寶莖

雞頭實

磁石

當歸

百合

紫草

吳茱萸

伏翼

大黃

白及

水蛭

茯苓

桑上寄生

麝香

丹雄雞

橘柚

陽起石

麻黃

白芷

水萍

梔子

蚱蟬

葶藶

貫眾

桃核仁

本草三家合註目錄

本經上品

人參

甘草

黃芪

白朮

蒼朮附

薯蕷

石斛

酸棗仁

大棗

芡實

蓮實

蓮花

蓮蕊鬚附

蓮房附

蓮意附

荷葉附

荷鼻附

薏苡仁

大麻仁

巨勝子

赤箭

乾地黄

麥門冬

天門冬

葳蕤

牛膝

杜仲

枸杞

枸杞苗

地骨皮

枸杞子附

女貞實

五加皮

肉蓯蓉

巴戟天

五味子

蛇床子

覆盆子

菟絲子

沙參

澤瀉

菖蒲

遠志

細辛

柴胡

升麻

桂

羌活

防風

紫蘇

蘇子附

蘇枝附

橘皮

青橘皮附

橘核附

橘葉附

辛夷

木香

續斷

茯苓

桑根白皮

桑葉

桑枝附

桑椹附

桑花附

桑上寄生

桑寄生實

柏子仁

側柏葉附

松脂

松節附

松花附

茯苓

赤茯苓附

茯神附

茯苓皮附

神木附

蔓荊子

小荊實附

槐實

槐花附

槐枝附

槐葉附

槐膠附

乾漆

黃連

蒲黃

菊花

茵陳蒿

天名精

鶴龜附

土牛膝附

石龍薊

車前子

冬葵子

地膚子

決明子

茺蔚子附

石鍾乳

丹砂

雲母

赤石脂

滑石

硝石

朴硝

礬石

石膽

石鍾乳

禹餘糧

太乙餘糧

空青

紫石英

白石英

龍骨

鹿茸

鹿角膠

鹿角

牛黃

阿膠

麝香

龜甲

牡蠣

桑螵蛸

蜂蜜

蜜蠟

本經中品

元參

丹參

紫參

白前根附

當歸

芍藥

芍藥

牡丹

地榆

紫草

澤蘭

茜草根

秦艽

防己

木通

葛根

葛穀附

葛花附

葛葉附

葛蔓附

麻黃

白芷

荊芥

貝母

蒼耳子

欬冬花

紫苑

知母

括婁根

瞿麥

苦參

青蒿

石韋

海藻

水萍

萆薢

白茅根

狗脊

淫羊藿

紫葳

薤白

龍膽

黃芩

藁本

百合

乾薑 赤小豆 大豆黃卷 白皮 敗醬 白鮮根皮 蓼實 微銜 土瓜

厚朴 黃蘗 梔子 杏仁 桃仁 桃膠附 烏梅 枳實 枳殼

山茱萸 吳茱萸 猪苓 蕪荑 皂莢附 皂莢刺附 皂莢子附 肥皂莢附 秦皮

篳竹葉 竹瀝附 竹茹附 石膏 蔥石 石硫黃 陽起石 雄黃 雌黃附

水銀 鐵落 犀角 羚羊角 殺羊角 狢皮 蟹 蟹殼附 蝸牛

蚱蟬 蟬脫附 白殭蠶 原蠶沙附 樗雞 蟪蟲 蠶蟲 蛞蝓

露蜂房 烏賊魚骨 文蛤 髮髮 樗雞 蟪蟲 蠶蟲 蛞蝓

本經下品

附子 天雄 烏頭附 烏喙附 大黃 半夏 連翹 翹根 桔梗

白頭翁根 甘遂 天南星 大戟 澤漆 常山 蜀漆 葶藶子 蔓花

芫花 篇蓄 商陸根 藜蘆 旋覆花 青柏 貫眾根 蛇含草 狼毒根

狼牙根 羊蹄根 羊躑躅花 瓜蒂 葇荑子 夏枯草 早休 白及根 白根

鬼臼 梓白皮 柳花 柳葉附 楊柳枝及根附 夏枯草 郁李仁 巴豆 雷丸

代赭石 鉛丹 鉛粉 戎鹽 石炭 天鼠矢 蝦蟆 蜈蚣 蚯蚓

蛇脫 斑蝥 蛻螂 螢火 衣魚 天鼠矢 蝦蟆 蜈蚣 蚯蚓

臨汾郭汝驥小陶集註

宛平李佐堯小亭校勘

天津袁浩養源閣定

古吳俞慶棠東臺書校

本經上品

人參氣味甘微寒無毒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開心明目益智久服輕身延年

張隱庵曰人參氣味甘甘中稍苦故曰微寒凡屬上品俱係無毒獨人參稟天宿之光華鍾地土之廣厚久以成人形三才俱備故主補人之五臟臟者藏也腎藏精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智安精神定魂魄則補心腎肺肝之真氣矣夫真氣充足則內外調和故止驚悸之內動除邪氣之外侵明目者五藏之精上注于目也開心者五藏之神皆主于心也又曰益智者所以主脾也上品之藥皆可久服兼治病也補正氣也故人參久服則輕身延年

葉天士曰人參氣微寒稟天秋令太陰之氣入手太陰肺經味甘無毒稟地中正之土味入足太陰脾經氣厚於味陽也肺為五藏之長百脈之宗司清濁之運化為一身之靈樞主生氣人參氣寒清肺肺清則氣自旺而五藏俱補矣精者陰氣之光華神者陽氣之英靈也微寒清肺肺旺則氣足而神安脾屬血人身陰氣之原味甘益脾脾血充則陰足而精安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出入者謂之魄精神安魂魄自定矣氣虛則易驚血虛則易悸人參益氣味甘甘益血驚悸自止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人參益氣正氣充足其邪氣自不能留故能除邪氣五藏藏陰者也五藏得甘寒之助則精氣上注于目而明目矣心者神之處也神安所以心開腎者精之舍也精充則伎巧出而智益久服則氣足故身輕氣足則長生故延年也

陳脩園曰本經止此三十七字其提綱云主補五藏以五藏屬陰也精神不安魂魄不定驚悸不止目不明心智不足皆陰虛為亢陽所擾也今五藏得甘寒之助則有安之定之止之明之開之益之之效矣曰邪氣者非指外邪而言乃陰虛而壯火食氣火即邪氣也今五藏得甘寒之助則邪氣除矣余細味經文無一字言及溫補回陽故仲景于汗吐下陰陽之症用之以救津液而一切回陽方中絕不如此陰柔之品反綴畫附之功故四逆湯通脈四逆湯為回陽第一方皆不用人參而四逆加人參湯以其利止亡血而加之也茯苓四逆湯用之者以其在汗下之後也今人輒云以人參回陽此說倡自宋元以後而大盛于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輩而李時珍本草綱目尤極確必學者于此等書禁去方可與言醫道○仲景一百一十三方中用人參者只有一十七方新加湯小柴胡湯柴胡桂枝湯半夏瀉心湯黃連湯生薑瀉心湯旋覆代赭石湯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厚朴生薑半

夏人參湯。桂枝人參湯。四逆加人參湯。茯苓四逆湯。吳茱萸湯。理中湯。白虎加人參湯。竹葉石膏湯。炙甘草湯。皆是因汗下吐之後亡其陰津。取其救陰。如理中吳茱萸湯。以剛燥劑中陽藥太多。取人參甘寒之性。養陰配陽。以臻于中和之妙也。○又曰。自時珍之綱目盛行。而神農之本草經遂廢。即如人參。本經明說微寒。時珍說生則寒熱。熟則溫。附會之甚。蓋藥有一定之性。除是生搗取汁冷服。與蒸晒八九次色味俱變者。頗有生熟之辨。若入煎劑。則生者亦熟矣。況寒熱本屬水火。豈一物蒸熟不蒸熟。間遂如許分別乎。嘗攷古聖用參之旨。原為扶生氣。安五藏起見。而為五藏之長百脈之宗。司清濁之運化。為一身之橐籥者。肺也。人參微寒清肺。肺清則氣旺。氣旺則陰長。而五藏安。古人所謂補陽者。即指其甘寒之用。不助壯火以食氣而言。非謂其性溫補火也。○陶宏景謂功用同甘草。凡一切寒濕補瀉之劑。皆可共濟成功。然甘草功兼陰陽。故本經云。主五藏六府。人參功偏補陰。故本經云。主五藏。仲景于咳嗽病去之者。亦以形寒飲冷之傷。非此陰寒之品所宜也。

甘草氣味甘平無毒。主五藏六府寒熱邪氣。堅筋骨。壯肌肉。倍氣力。金瘡腫解毒。久服輕身延年。

張隱庵曰。甘草味甘。氣得其平。故曰甘平。本經凡言平者。皆謂氣得其平也。主治五藏六府之寒熱邪氣者。五藏為陰。六府為陽。寒病為陰。熱病為陽。甘草味甘。調和藏府。通貫陰陽。故治理藏府陰陽之正氣。以除寒熱。陰陽之邪氣也。堅筋骨。壯肌肉。倍氣力者。堅肝主之。筋腎主之。骨長脾主之。肉倍肺主之。氣心主之。力五藏充足。則六府自和矣。金瘡乃刀斧所傷。因金傷而成瘡。金瘡腫乃因金傷而高腫也。鮮毒者。鮮高腫無名之毒。土性柔和。如以毒物理土中。久則無毒矣。藏府陰陽之氣皆歸土中。久服則土氣有餘。故輕身延年。

葉天士曰。甘草氣平。稟天秋涼之金氣。入手太陰肺經。味甘無毒。稟地和平之土味。入足太陰脾經。氣降味甘。升陽也。肺主氣。脾統血。肺為五藏之長。脾為萬物之母。味甘可以解寒。氣平可以清熱。甘草甘平。入肺入脾。所以主五藏六府寒熱邪氣也。肝主筋。腎主骨。肝腎熱則筋骨要。氣平入肺平肝。生腎。筋骨自堅矣。脾主肌肉。味甘益脾。肌肉自長。肺主周身之氣。氣平益肺。肺益則氣力自倍矣。金瘡熱則腫。氣平則清。所以治腫。味甘緩急。氣平清熱。故又鮮毒。久服肺氣清。所以輕身。脾氣和。所以延年也。

陳脩園曰。物之味甘者。至甘草為極。甘主脾。脾為後天之本。五藏六府皆受氣焉。藏府之本氣。則為正氣。外來寒熱之氣。則為邪氣。正氣旺則邪氣自退矣。筋者肝所主也。骨者腎所主也。肌肉者脾所主也。力者心所主也。但使脾氣一盛。則五藏皆循環受益。而得其堅之壯之倍之之效矣。金瘡者。乃刀斧所傷。而成瘡。瘡甚而腫。脾得補而肉自滿也。能解者。如毒物入土。則毒化也。土為萬物之母。土健則輕身延年也。

黃芪氣味甘微溫無毒。主瘧瘕久敗瘡。排膿止痛。大風癩疾。五痔鼠瘻。補虛小兒百病。

張隱庵曰。黃芪色黃。味甘微溫。稟火土相生之氣。化土主肌肉。火主經脈。故主治肌肉之瘻。經脈之疽也。瘻疽日久。正氣衰微。致三焦之氣不溫。肌肉則久為敗瘡。黃芪助三焦之氣。以溫肌肉。故可治也。瘻疽未潰。化血為膿。痛不可忍。黃芪補氣助陽。陽氣化血而排膿。膿排則痛止。大風癩疾。謂之癩瘍。乃風寒客于脈而不去。鼻柱壞而色敗。皮膚潰癩者是也。五痔者。牡痔。牝痔。腸痔。痔。痔痔。是熱邪淫于下也。鼠瘻者。腎藏水。毒上淫于脈。至頸項潰腫。或空或凸。是寒邪客于上也。大癩疾。五痔。鼠瘻。乃邪在經脈。而證見肌肉皮膚。黃芪內資經脈。外至肌肉。是以三證咸宜。又曰。補虛者。乃補正氣之虛。而經脈調和。肌肉充足也。小兒經脈未盛。肌肉未盈。血氣皆微。故治小兒百病。

葉天士曰。黃芪微溫。稟天春升少陽之氣。入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味甘無毒。稟地和平之土味。入足太陰脾經。氣味俱升。陽也。脾主肌肉。甘能解毒。溫能生肌。所以主瘻疽久敗瘡。排膿止痛也。風濕熱壅于經脈。肌肉中則筋壞肉敗。而成大痲瘋癩疾矣。脾主濕。膽主風。三焦主熱。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黃芪甘溫。補益血氣。故治癩疾也。腸痔為痔。腸者手陽明也。太陰脾為陽明行津液者也。甘溫益脾。脾健運則腸癰行而痔愈也。鼠瘻者。瘻癰也。乃少陽經風熱鬱毒。黃芪入膽與三焦。甘能解毒。溫能散鬱。所以主之。人生之虛。萬有不齊。不外乎氣血二端。黃芪氣味甘溫。溫之以氣。所以補形不足也。補之以味。所以益精不足也。小兒稚陽也。稚陽為少陽。少陽生氣。修達小兒何病之有。黃芪入少陽。補生生之元氣。所以概主小兒百病也。

陳脩園曰。黃芪氣微溫。稟少陽之氣。入膽與三焦。味甘無毒。稟太陰之味。入肺與脾。其主瘻疽者。甘能解毒也。久敗之瘡。肌肉皮毛潰爛。必膿多而痛。其黃芪入脾而主肌肉。入肺而主皮毛也。大風者。殺人之邪風也。黃芪入膽而助中正之氣。俾神明不為風所亂。入三焦而助決瀆之用。俾數道不為風所壅。入脾而救受剋之傷。入肺而制風木之動。所以主之。癩疾又名大痲風。即風毒之盛也。五痔者。五種之痔瘡。乃少陽與太陰之火陷于下。而此能舉其陷。鼠瘻者。瘻癰之列名。乃膽經與三焦之火鬱于上。而此能散其鬱也。其曰補虛者。是總結上文。諸證久而致虛。此能補之。非泛言補益之品也。余細味經文。俱指表症而言。如云黃湯。寒以除熱。熱除則汗止。芪附湯。溫以回陽。陽回則汗止。玉屏風散之散。以驅風。風平則汗止。諸方皆藉黃芪走表之力。領諸藥速達于表。而止汗。非黃芪自能止汗也。諸家固表及生用發汗。炒用止汗等說。貽誤千古。茲特正之。

白朮氣味甘溫無毒。治風寒濕痺。死肌痲疸。止汗除熱。消食作煎餌。久服輕身延年不飢。

張隱庵曰。白朮氣味甘溫。質多脂液。乃調和脾土之藥也。主治風寒濕痺者。素問痺論云。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白朮味甘。

本草三家合注

性溫補益脾土。土氣運行則肌肉之氣外通皮膚。內通經絡。故風寒濕之痺症皆可治也。夫脾主肌肉。治死肌者。助脾氣也。脾主四肢。瘕者。四肢強而不和。脾主黃色。疸者。面目黃而土虛。白木補脾。則瘕疸可治也。上汗者。土能勝濕也。除熱者。除脾土之虛熱也。消食者。降脾土之轉運也。作煎餌者。言白木多脂。又治脾土之燥。作煎則味甘溫而質滋潤。土氣和平矣。故久服則輕身延年。不飢。愚按太陰主濕土而屬脾。為陰中之至陰。喜燥惡濕。喜溫惡寒。然土有濕氣。始能灌溉四方。如地得雨露。始能發生萬物。若過于炎燥。則止而不行為便難脾約之症。白木作煎餌。則燥而能潤。溫而能和。此先聖教人之苦心。學者所當體會者也。葉天士曰。白木氣溫。當天陽明燥氣。入足陽明胃經。味甘無毒。稟地中止之土味。入足太陰脾經。氣味皆升陽也。風寒濕三者合。成痺瘕者。拘攣而麻木也。蓋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骨也。死肌者。濕邪侵肌肉也。瘕者。濕流關節而筋動急也。疸者。濕乘脾土。肌肉發黃也。皆脾胃濕症。木性燥味甘。所以主之。胃土濕。則濕熱交蒸。而自汗發熱。木性燥。濕故止汗除熱也。脾者為胃行其津液者也。脾濕則失其健運之性。而食不消矣。木性溫。益陽則脾運而食消也。煎餌久服。則胃氣充足。氣盛則身輕。氣足則不飢。氣納則延年。所以輕身延年不飢也。

陳脩園曰。此為脾之正藥。其為風寒濕痺者。以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痺也。三氣雜至。以濕為主。死肌者。濕侵肌肉也。瘕者。濕流關節也。疸者。濕鬱而為熱。熱則發黃也。濕與熱交蒸。則自汗而發熱也。脾受濕。則失其健運之常。斯食不能消也。白木功在除濕熱。所以主之。作煎餌三字。另提。先聖大費苦心。以白木之功在燥。而所以妙處在于多脂。張隱庵曰。土有濕氣。始能灌溉四方。如地有雨露。始能發生萬物。今以生不刮去皮。急火炙介熟。則味甘溫而質滋潤。久服有延年不飢之效。可見今人炒熟炒黑。土蒸水漂等製。太失經旨。

蒼朮氣味苦溫無毒。主治風寒濕痺。死肌。瘕。疸。除熱消食。作煎餌。久服輕身。延年不飢。

張隱庵曰。白木性優。蒼朮性劣。凡欲補脾。則用白木。凡欲運脾。則用蒼朮。欲補運相兼。則相兼而用。如補多運少。則白木多而蒼朮少。運多補少。則蒼朮多而白木少。品雖有二。實則一也。本經未分蒼白。而仲祖傷寒方中。皆用白木。金匱方中。又用赤木。至陶

宏景別錄。則分而為二。須知赤白之分。始于仲祖。非宏景始分之也。赤木即是蒼木。與白木功用略同。故仍以本經木之主之為本。故白木味甘。蒼朮味苦。白木止汗。蒼朮發汗。故止汗二字。節去不錄。後人謂蒼木之味苦。其憂蒼木之味甘而微苦也。

蒼朮氣味甘平無毒。主傷中。補虛羸。除寒熱。邪氣。補中益氣力。長肌肉。強陰。久服耳目聰明。輕身不飢延年。

張隱庵曰。山藥氣味甘平。始出中岳。得中土之專精。乃補太陰脾土之藥。故主治之功皆在中土。治傷中者。帝土也。補虛羸者。

益肌肉也。除寒熱邪氣者。中土調和肌肉充足。則寒熱邪氣自除矣。夫治傷中。則可以補中而益氣力。補虛羸則可以長肌肉而強陰。陰強則耳目聰明。氣力益則身體輕健。土氣有餘。則不飢而延年。

葉天士曰。暑積氣溫乎稟。天春升秋降之和氣入足。厥陰肝經手太陰肺經。味甘無毒。稟地中正之土味。入足太陰脾經。氣升味和。陽也。脾主中州而統血者。陰也。中之守也。甘平益血。故主傷中。脾主肌肉。甘溫益脾。則肌肉豐滿。故補虛羸。肺主氣。虛則寒邪生。脾統血。虛則熱邪生。氣溫益氣。味甘益血。血氣充而寒熱邪氣除矣。脾為中州。血為中守。甘平益脾。血所以補中。脾主四肢。脾血足則四肢健。肺氣充則氣力倍也。陰者宗筋也。宗筋屬肝。氣溫當春升之陽。所以益肝而強陰也。久服氣溫益肝。肝開竅于目。目得血則明。氣平益肺而生腎。腎開竅于耳。耳得血則聰。味甘益脾。脾氣充則身輕。脾血旺則不飢。氣血調和。故延年也。陳修園曰。此藥因唐太宗名預避諱。故改為山藥。生稿最多。津液而稠粘。能補腎填精。精足則陰強。目明耳聰。不飢是脾血之旺。身輕是脾氣之充。延年是誇其補益之效也。凡上品俱是尋常服食之物。非治病之藥。故神農另提出。久服二字。可見今人每取上品之藥。如此物及人參熟地阿膠。藏菟絲子沙苑蒺藜之類。合為一方。以治大病。誤人無算。蓋病不速去。元氣日傷。傷極則死。凡上品之藥。法宜久服。多則終身少則數年。與五穀之養人相佐。以臻壽考。若大病而需用此藥。如五穀為養。脾第一。脾虛之人。強令食穀。即可畢補脾之能事。有是理乎。然操此技者。未有不得盛名。薛立齋張景岳。滿楚瞻輩。倡之于前。而近日之東延西請。日診百人者。無非是術。良可慨也。

石斛氣味甘平無毒。主傷中除痺下氣。補五藏虛勞羸瘦。強陰益精。久服厚腸胃。

張隱庵曰。石斛生于石上。得水長生。是稟水石之品。精而補腎。味甘色黃。不假土力。是奪土中之氣化。而補脾。斛乃量名。主出主入。治傷中者。運行其中。土也。除痺者。除皮脾脈肉筋骨五藏外合之痺證。夫治傷中。則下氣。言中氣調和。則邪氣自下矣。除痺。則補五藏虛勞羸瘦。言邪氣散除。則正氣強盛矣。脾為陰中之至陰。故曰強陰。腎主藏精。故曰益精。久服則土氣運行。水精四布。故厚腸胃。本經上品。多主除痺。不曰風寒濕。而但曰痺者。乃五藏外合之痺也。蓋皮者肺之合。脈者心之合。肉者脾之合。筋者肝之合。骨者腎之合。故除痺。即所以除五藏之虛勞羸瘦。是攻邪之中。而有補益之妙用。治傷中。即所以下氣。是補益之中。而有攻邪之神理也。

葉天士曰。石斛氣平。稟天秋降之金氣。入手太陰肺經。味甘無毒。得地中正之土味。入足太陰脾經。甘平為金土之氣味。入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氣降味和。陰也。陰者中之守也。陰虛則傷中。甘平益陰。故治傷中。痺者閉也。血枯而澇。則麻木而痺。甘平

益血故又除痺。肺主氣肺熱則氣上。氣平肺清。所以下氣。五臟藏陰者也。陰虛則五臟俱虛。而不勝作勞。勞則愈傷其氣矣。五臟之陰。脾為之厚。脾主肌肉。故五臟虛勞。肌肉消瘦也。甘平益陰。所以主虛勞而生肌肉也。陰者宗筋也。太陰陽明之所合也。石斛味甘益脾胃。所以強陰精者。陰氣之精華也。甘平滋陰。所以益精。腸者手陽明大腸也。胃者足陽明胃也。手足陽明屬燥金。燥則腸胃薄矣。久服甘平清潤。則陽明不燥。而腸胃厚矣。

陳脩園曰。痺者脾病也。風寒濕三氣。而脾受于先。石斛甘能補脾。故能除痺。上氣肺病也。火氣上逆。則為氣喘。石斛平能清肺。故能下氣。五臟皆屬于陰。而脾為至陰。為五臟之主。石斛補脾而陰及五臟。則五臟之虛勞自復。而肌肉之消瘦自生矣。陰者宗筋也。精足則陰自強。精者陰氣之精華也。納穀多則精自儲也。

酸棗仁。氣味酸平無毒。主治心腹寒熱。邪結氣聚。四肢痠痛。濕痺。久服安五藏。輕身延年。

張隱庵曰。棗肉味酸。肝之果也。得東方木味。能達肝氣上行。食之。主能醒睡。棗仁形質色赤。稟火土之氣化。火歸土中。則神氣內藏。食之主能寤寐。本經不言用仁。而今人多用之。心腹寒熱。邪結氣聚者。言心腹不和。為寒為熱。則邪結氣聚。故棗仁色赤。象心能導心氣以下交。肉黃。象土能助脾氣以上達。故心腹之寒熱。邪結氣聚。可治也。土氣不達于四肢。故四肢痠痛。火氣不溫于肌肉。故周身濕痺。棗仁稟火土之氣化。故四肢痠痛。周身濕痺。可治也。久服安五藏。輕身延年。言不但心腹和平。且能安五藏也。五藏既安。則血氣日益。故又可輕身延年。

葉天士曰。棗仁氣平。稟天秋斂之金氣。入手太陰肺經。味酸無毒。得地東方之木味。入足厥陰肝經。手厥陰風木心包絡經。氣味俱降。陰也。心者胸臆之分。手厥陰心包絡脉起之處。腹者中脘之分。足厥陰肝經之地。心包絡主熱。肝主寒。厥陰主散。不能散。則寒熱邪結。氣聚。棗仁味酸。入厥陰。厥陰和則結者散也。四肢者手足也。兩厥陰經之地也。痠痛濕痺。風濕在厥陰絡也。棗仁味酸。益血行風息。氣平益肺。肺理濕行。所以主之也。心包絡者。心之臣使也。代君行事之經也。肝者生生之藏。發榮之主也。久服棗仁。則厥陰陰足。所以五藏皆安。氣平益肺。所以輕身延年也。

大棗。氣味甘平無毒。主心腹邪氣。安中養脾。氣平胃氣。通九竅。安十二經。補少氣。少津液。身中不足。大驚。四肢重。和百藥。久服輕身延年。

張隱庵曰。大棗氣味甘平。脾之果也。開小白花。生青熟黃。熟極則赤。烘爆則黑。稟土德之專精。具五行之色性。經云。脾為孤藏。中央上以灌四旁。主治心腹邪氣。安中有謂大棗安中。凡邪氣上干于心。下干于腹。皆可治也。養脾氣平胃氣。通九竅。助十二經者。